

參賽類別	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    (請勾選)
作品名稱	An/Pair
<p>戒指隨著晃動閃著微光，手指不自覺婆娑的動作，都意味著戒指主人的情愫。一年一度的日子，總有個願望持續的流傳下去，「希望我們能這樣永遠下去，兩個人就好，慢慢走只要兩個人就一定能幸福下去。」</p> <p>不求多，只要待在那人身邊就好，這樣就足夠幸福了……。</p> <p>在享受這份喜悅之際家裡電話響了，刺耳的聲響幾下後他才發現，慢慢移動到電話前接起，也是在這剎那，手上還把玩的酒杯摔到了地上，玻璃碎片加點紅酒散在地上。有點駭人、有點不祥。</p> <p>「怎麼可能……。」</p> <p>我有一個愛了很久的朋友，再三強調我們確實只是朋友，他陪伴我走過四季，陪伴我走過這一生，我們一直相伴左右，即便到了最後，我單方面感覺不到他的實感，但我一直知道，他都在。</p> <p>在一個盛夏澄泓闖入了我的生活，無聲無息地上了連結，像是月老偷偷牽的紅線，而我一直沒有去還願。</p> <p>澄泓的家庭跟我不同，沒有成年男性只有成年女性進出的那個家，而我還記得那天晚上，澄泓又偷偷溜進我家後院，用小石子往我窗戶丟，我聽到聲音後睡眼惺忪開窗，看見澄泓擺著小手，我知道他想要我陪他出去溜啞，而當下，我沒有拒絕。</p> <p>我躡手躡腳出家門，前腳剛踏出門檻，澄泓就拉起我手腕跑起來。</p> <p>我不知道要去哪裡，只是跟著前面人的不乏奔跑著，即便我感覺澄泓也不知道目的地，但我也沒開口問。</p> <p>兩隻手牽著的溫度不同於炎炎夏日的燥熱，它很溫暖很溫柔，但同時也帶有一絲絲的悲傷。</p> <p>之後澄泓在一處河畔旁停了下來，我煞不住車撞了上去，摸摸鼻樑後見牠在草地上坐下，我有樣學樣地在旁邊停留。</p> <p>這一晚，夜很黑很晴朗，澄泓的話語很輕也很慢。</p> <p>這一晚，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看見澄泓掉淚。</p> <p>我想起了父親書房架子上的某本書，我偷偷拿來看。</p> <p>「男人只會在自己信任的人面前展現脆弱的一面。」</p> <p>所以我算是那個澄泓信任的人吧？</p> <p>那一晚，澄泓說，叔叔說他是個累贅，說他像阿姨一樣的長相像個娘們，然後叔叔跟人跑了，拋下他跟阿姨兩個人。</p> <p>澄泓說，很好笑的是他沒有難過的感受，反倒是很開心。</p> <p>他一邊說一邊掉眼淚，我則是聽還是只有聽，然後在遠方的天空泛起些許橙色時我們一前一後走回家。</p>	

那一晚河畔旁，我很想說些什麼，但始終沒有開口，直到我溜回房間從窗往外看，看見澄泓還在樓下時，我轉身隨意撕了書桌上的紙在上頭寫字。

「不用管叔叔是不是喜歡你，只要阿姨還有我喜歡你就夠了。」不一會兒，我看到澄泓笑了，嘴巴呢喃著什麼，隨後離開。

而我蹲坐在書桌旁，東西也丟在一邊，胡亂地將臉埋進雙臂中。

明明夜晚的微風涼颼颼，雙頰卻灼熱的不可思議。

我記得那一晚的隔天我就發燒病在床上，兩天後我們在學校遇到，澄泓就跟平常沒兩樣，但看到我進教室，澄泓從位子上離開，湊上來摸我額頭後往自己額頭摸。

那個瞬間我相信我臉紅了，心臟跳得很快，快到有點窒息，然後我從他面前逃掉了。

我掠過澄泓到位子上，從早上我就試圖冷靜，但卻冷靜不下來，還不熟悉的小玩意兒一直蠢蠢欲動的感覺，讓我很不好受，真的，很難受.....。

等我們再長大一點，性格跟行為不像是以前打打鬧鬧，弄著一身傷後回到家，分別被家長罵完後同時跑出門，在路上興致被激起兩人幼稚地比賽跑步，然後到終點時一左一右大字形躺在地上。

有些事情悄悄變了，視線角度變了，應該說早該察覺的，小時候只能仰頭看著大人們，現在能平視了甚至微微低頭。

一個瞬間，彷彿看到了周圍人都老了，尤其是阿姨的臉上多了幾條細紋，然後是身形顯而易見的消瘦，然後是.....。

很多事情都不斷變化著，不知從何時變成了現在這樣子，可能是因為平時我的眼中只有澄泓，周遭發生些什麼一概進不了我眼，不過慶幸的是有件事情沒變，那就是阿姨拿手的蘋果派，甜甜的蘋果塊，顆粒跟泥狀搭配，有青森蘋果的甜而不膩，也有果醬滑順的口感，再添上淡淡的肉桂香.....。

又是某一個難忘的夜晚，澄泓來我家過夜，我們一起打玩電動後相繼入眠。我在一個睡夢中醒來，揉揉眼睛見澄泓坐在窗前看向高掛的皎潔月光，我輕聲問：「怎麼不睡？」。

他沒看向我，只是接著轉身一聲不吭地抱住我，我感受到他身體的顫抖，肯定是做惡夢了吧，我心想。

我輕拍澄泓的背，「沒事的，都會好起來的。」話語在寂靜中裡迴盪後消散，我們也呈現擁抱的姿勢一陣子才紛紛鑽回被窩。

隔天澄泓回了家，這之後我過了一段時間才又見到他，那時我才知道，阿姨過世了。我想到那晚我脫口的話「都會好起來的」突然有股羞恥及內疚還有一些我不清楚的情緒湧上，什麼事情都沒釐清楚就說這種話，這算什麼.....。

我是個差勁的人.....。

這時我待在自己的房間，窗戶又傳來喀喀一下下的聲音，我湊過去往下一看，是澄泓。

我下樓找他，剛要開口他就說：「去那晚的地方說。」很神奇的是，我懂他的意思，我們一前一後走去，一路上沒有說半句話直到目的地。

他又像那晚一樣逕自坐下，只是這次他微笑看向我，拍了拍身邊的草地示意我坐那。接著他說，事情都處理妥當了。

他說他現在的家會由阿姨的親戚賣掉，分給他一點錢過生活還幹嘛的，他也不曉得，總之會有比錢。

他說……我會不會介意哪天家裡多了個無血緣關係的家人。

那時我不明白，但幾天後的晚上我被父母叫去飯廳，那時我才知道，我們家以領養的名義將澄泓納入。

我不知道這是好是壞，也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期望這樣的事情發生，但至少、還能再一起，好像、也沒有那麼糟？

這段時間所有事情一瞬間襲來，令我時不時就從惡夢驚醒，我害怕到顫抖、無聲吶喊，然後在夜晚的時候，緊裹著的被窩被澄泓輕鬆揭開，他鑽了進來，摟住了我，在我乾咧的唇上點綴了一點濕潤。

略顯稚嫩又成熟又沙啞的聲音，在我聽來真的很安心很性感，然後、還有洗髮精的鼠尾草香味。

「我跟你一樣，所以、不要怕……。」然後、不要問……。

我永遠不會忘記那時我抬眼所看到的，我張開嘴又闔上。

對、不要問，只要保持這樣就行了。

這之後我們兩的狀態都有點低靡，不光因為這些破事，還有學校的課業還有……說實話我不清楚澄泓在想些什麼，不過也就一段時間罷了。

當我們又離成年更進一步時，每天都能見到澄泓，對我來說死矣足以似的，澄泓是照亮寒冬的太陽，只要有澄泓在，溫暖且安定就能壟罩我全身。

所以只要在身旁就行了。

追求安穩不就是人類的生存的目標嗎？

我的信念是如此，但總會有閒言閒語，而又是在夜晚，我們倆面對面坐在床上，我說了我聽到的，但澄泓沒回應什麼。

他翻下床躺回地板那坨被子裡。

「睡覺了，別想那麼多。」

這次，可能是我長大了我膽子大了，我喊了澄泓的名字，他轉身，我們兩對到眼。

「一起睡嗎？就這次。」

聲音出賣了我，我依舊是個膽小鬼，不敢說出口內心話，只能按著世俗所期望地行動……。

那晚也沒發生什麼，就是睡個覺一大早起床兩個人的狀態都莫名的尷尬，澄泓清了清嗓子去洗漱，我則倒回床上。

不要想太多……。

我用手蓋住兩眼，心裡默數一隻羊兩隻羊三隻羊…然後又能恢歸平常。

澄泓依然比我早到學校，依然坐在教室邊角靠窗位置，依然在一陣風吹進教室時帶起了淡淡的鼠尾草味。

他依然會對我笑，只是那個笑容從來都不只屬於我一人。

某天一如既往的放學回家，家裡沒人而我進房間看到了桌上貼了便條紙，我知道那是澄泓最近新買的，淺綠色的紙張上有著黑色有如 word 裡標楷字體，穩重成熟又有點獨善其身的清澈感。

「不用管其他人說什麼，做你自己就好，因為就像你曾經對我說過的，我還給你，只要我喜歡你就夠了。」

這時我不得不承認，跟澄泓相處多久，我就喜歡了他多久，一字一句、一舉一動，他是我的「白月光」。

突然的過敏讓我趕緊抽了一旁的紙巾，執著地將鼻子弄得通紅或許就能真的成為過敏……。

我知道，我們的情感不一樣，這樣的我也不可能配得上他，而我深知這點，但心甘情願陷入悸動中。

很好笑吧、沒錯，我就是如此愚蠢的人。

很快的我們都高三了，澄泓讀完高三後不再往大學邁進，他拖著腮幫子說對學業不感興趣，早點出去打工賺錢偶爾搞搞攝影多好，但我看著我們兩人的成績單，笑著說：「一個成績那麼好不想讀，一個成績那麼差卻想讀，真諷刺。」那時我們不約而童地笑了。

那次是我第一次看到澄泓對著父母提想法，而且如此堅決。

「這幾年我真的很謝謝你們的照顧，我想了很久但是我真的對升學不感興趣。」

「我懂你們的感受，你們所想都是對孩子好，但、我成年了我想當個能對得起自己負得起責任的人。」

「這是我的人生，是你們給我的第二人生，所以我不想辜負，這一生我更想做我自己。」

我知道澄泓心意已決，我也知道父親甩上房門的動作代表著什麼，而母親則是離開一下後拿了一個信封給我，小聲道：「這個錢你拿著，如果真的有需要就用這些，……那老頭你也知道的，刀子嘴豆腐心，你們就好好去闖吧。」

母親的眼神來回看了我倆後上樓去，我看著這疊錢本想給澄泓，但澄泓拒絕了，一語不發回房，至此這事情告一段落，任誰都沒再提起過，之後我順利考上了大學離開家中在學校附近租了屋，想當然的，我跟澄泓住在了一塊兒。

澄泓找了份工作做，偶爾帶著一台相機出門，回來時我們兩會對著小螢幕看著戰利品，有時傍晚的光線照射進小房間，橘紅色的很漂亮。

「喀擦」一聲，這才發現相機對著我的側臉，澄泓抬頭朝我笑了。

如今的我，依舊會被這不經意的笑顏搞得心悸，但心境上貌似不像少年時期一定要得到什麼的執著，如今能在一起，就很美好了……。

平時我忙著課業，偶爾兩人都沒事的晚上，我會拉著澄泓去附近不遠處的夜市走走，在看到好吃的一盤 100 元大蛤蠣時，盯著錢包發愣。

「這個月還行。」澄泓在我耳邊一句話後就掏了百元給老闆，不久換來了一盤鹽烤蛤蠣，我抬眼看到澄泓示意我趕緊吃，我最終不再糾結那紅色鈔票，秉持著不浪費食物的心

將東西嗑了，在最後留了幾個挑出裏頭的嫩肉，手肘碰了碰澄泓，隨後直接將食物塞進了他嘴裡。

我們的生活就是如此，要在金錢上精打細算，但我們沒抱怨過，而且幸福就是如此的簡單，偶爾一起出去，偶爾我會想牽那隻手，只是很常不小心碰觸到時我觸電般收回手。雖然沒有成功，但這樣的生活也足以讓我繼續下去。

這段時期還有一個小插曲，偶爾澄泓會來學校接我，站在某棵樹下時他被一群妹子圍繞，而澄泓自帶單身技能 buff 加上那面癱臉，我遠遠地沒法忍住不笑。

我快步走過去將澄泓拉走，多少帶著些許炫耀、傲氣及嫉妒回望那群妹子。

而之後在走了一段路，澄泓主動鬆開手說：「晚點想吃什麼我請客吧。」

突如的話讓我困惑，我問為什麼，澄泓轉頭笑了。

「感覺你不開心，我不知道為什麼，想說吃點好吃的你會心情好點。」

我看著他笑出聲，我想澄泓永遠不會知道我不開心的理由是什麼。

但是……，「別以為可以拿吃的收買我。」我轉過頭邁開大步，心情突然好了不少。

平時別看澄泓僅工作賺錢搞搞攝影，他還對我的專業瞭若指掌，私家家教一樣幫忙我考前複習、重點整理。

明明就對讀書沒興趣，幫我複習作業是圖什麼？澄泓淡淡回了句「沒圖什麼，就只是為了你而看看書罷了。」隨後我們繼續挑燈夜戰，隔天上戰場。

時間過的很快，課業越加繁忙，但生活開始變得穩定，我們有了點積蓄，物質上也不再那麼吃緊，我本身沒什麼物慾，所以自願將我這邊的錢給澄泓，我知道他一定會拒絕，但如果拒絕了我就把鈔票丟水溝裡，所以最後他接受了我的任性。

一點一滴地慢慢買了些器材，我們這個家的一個角落就被布置成了小型照片展覽館，然後、在我大學畢業的那天晚上，回到家是漆黑一片，我用手肘開燈的瞬間「砰」一聲，派對彩炮的彩紙從我眼前飄落，澄泓穿著一身正裝的樣子，我心中再次激起蕩漾，有多久沒有被觸動了。

他真的好好看，他真的好美好。

我隨後淡笑道：「這做什麼？」他回覆：「恭喜順利畢業，怎麼？不開心？」，他微微側頭彎腰看我，當下我哽咽了，感覺眼眶中在不斷生成淚水，我一句話也說不上來只能一昧的搖頭。

我不是不開心，是開心壞了。

接著我被領到另一個房間，桌上放著 5 吋的草莓蛋糕，澄泓讓我坐到沙發上，然後在我面前單膝跪下，手中的禮物盒擺在手掌心上。

「畢業快樂。」

我全身細微地顫抖，接過禮物後拆開，是一枚戒圍 14 的戒指，我每隻手指都試戴後，唯一完美的是無名指，這時澄泓拿過戒指緩緩伸入我右手手指中。

「果然適合你。」澄泓將衣領弄開後掏出項鍊，他淡笑，像在說這是我們倆羈絆的象徵。

我……真的有資格這麼幸福嗎？現在，只要這樣就好了，這樣一直下去就夠了。所謂

的心意，怎樣都好了……。

那天晚上他接完電話，用手輕輕摸亂了我髮絲後就出了門，家門關上，就像是從此從我身旁銷聲匿跡，只留下了那晚離開前的撩過髮根的溫度。

這段期間我常常在想，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，還是我透露出了至今鎖在心中的想法，因為流露出來了，所以他才離開。

還是說，是我沒有按照他的要求把洗衣籃的衣服拿去洗，還是，是我晚餐的白飯加太多水，他吃的不開心了，還是...還是什麼，他就是離開了，說這些又有什麼用。

那段時候我很常獨自一人賞著月光皎潔，月圓到圓缺，然後在幾杯黃湯下肚，我躺倒在地板上，眼睛正前方就是牆上的日曆，接著我睡著了，意識直接沒了的那種，然後再醒來時，頭是一陣劇痛，然後、澄泓坐在我身旁。

手旁邊撒出的酒像是滲進了地板，呈現一小片深咖啡，這個我可能清理不了，之後在跟房東道歉吧……。

我將酒瓶扶正後拎起，向著月亮的地方搖了搖。

我笑了，因為那麼久了，你回來了……。

澄泓的回來，我們的生活彷彿回到了曾經，但又有點不一樣，我不知道他在外頭那段時間發生了什麼，他變得更少話了，然後也時常在我一眨眼功夫時不見人影，但即便如此，只要他還在就行。

我知道我的生活一直繞著他轉，就像地球沒法失去太陽，但我並沒有想改變的意思，不像地球人一直想找第二星球，我甘願一直活在地球。

澄泓的回來讓我發現了這世界上有好多「不細心」的人，怎麼說呢，就好比我們一起出去吃飯時，服務生會忘記給澄泓倒水，提醒之後還一臉不覺得自己做錯的表情；除了這個我還會發現「不禮貌」的人，我們會帶著環保餐具出門，餐館裡吃的津津有味時，就會聽到鄰桌窸窣窸窣的聲音。

「他有病吧？」

「對呀，對著前方自己在那講話，還笑咪咪的，神經病。」

「神經病。」

「怎麼不待在家裡不然就醫院裡面，出來禍害誰？」

我聽著很生氣，我知道他們是在說我們，但抬眼看到澄泓，我想起之前澄泓說過的「你就做你自己就好。」

沒有錯，我做自己就好，對吧？

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定期要去醫院回診，出門時我會戴著耳機隔絕外面的吵雜，耳機中傳來的音樂聲是澄泓最喜歡的歌-空美しい私の空。

我們住的地方沒有櫻花，但每當走入教室，看到澄泓拖著下巴坐在位子上，頭微微側著看向窗外的遠方，我跑過去坐在他前面的位子，擅自拔掉一邊的耳機戴在我耳朵上，他會瞥過一眼後嘴角微微揚起，那時我真的覺得有花瓣掠過我眼前，這個空間彷彿只有我倆，就有如現在我走在路上一樣……。

現在我覺得很好，偶爾當我不吃藥的時候，我的身體狀況很好，我會帶著澄泓一起去

爬山看日出日落，一起去海邊喝可樂看海潮迭起，夕陽餘暉，海風瑟瑟，然後一同掛病號躺在家中三天三夜，這樣的日子平凡卻快樂，這樣很好，但是總會有人想打擾。

某天父母親到了我們的住處，他們看起來很憤怒、很傷心，但我不明白為什麼，父親把書櫃中封存已久的牛皮紙袋拿出來，然後將裡面的文件抽出甩向我，紙張拍在我臉上後漫天飛舞，像大雪紛飛落下，我想到的是。

對了，我們還沒一起看過雪呢……。

現在正值冬季。

我逕自掠過父母親，草率收拾了東西打算出門。

「清醒點，澄泓不在了！」父親雙手抓住我肩，但我果斷甩開，然後說了句：「現在的時間上山應該能看到雪，爸爸請不要阻止我們」，接著我開門離開。

住處隔音不好，我依稀聽到了母親的哭泣聲……。

有時我會從夢中驚醒，摸了摸一旁的棉被，是冰冷的，我穿上外套就衝出門，像隻無頭蒼蠅找尋澄泓的蹤跡，而澄泓也像是在和我玩躲貓貓一樣，有時我看見澄泓了，但當我跑過去後他早就不在，有時我聽見了他的聲音，但卻沒見到人，而我們也這樣玩了幾回，我承認是我輸了。

就當我傷痕累累疲憊地開門回到家時，澄泓坐在榻榻米上笑著迎接我。

「我回來了。」澄泓也張口回應，我的聲音獨自響徹在整間屋子裡。

我的身體貌似真的出了點狀況，我開始經常躺床上，經常咳嗽，甚至有時肚子痛、腹瀉，我不知道我的身體怎麼了，不過當所有事情都讓我茫然時，我只知道一件事情，澄泓在一旁照顧著我。

只是有時會忘記換熱毛巾，等到我睡醒後發現冷掉乾掉的毛巾才只好自己跑去換，然後狠下心罵道：「我不是說過要換毛巾嗎？」

得來的又是只有自己的回音。

我漸漸地沒有力氣走太遠的路，從以前就是如此，哪方面都比不上澄泓。

我忍不住吐槽：「你看看你保養的那麼好，我現在這樣子你肯定不會喜歡，一會你又要不見去外面找妹子玩耍了對吧？」然後心頭一緊我嗤笑了下。

這個冬天是暖冬，而天氣很快就更暖和了，屬於我的繁花血景也到了。

春天來了，我聽著外頭的鳥鳴，突然想到了，小時候澄泓拉著我亂亂跑的時候，我們在幾個轉角的空地中發現了廢棄的教堂，那裡是我們倆的秘密基地。

這時我也不經感嘆歲月飛逝，我們已經是大人了，偶爾懷念小時應該不過份吧？

過了幾天，我們就帶上行囊回到了那裏。

天氣盛好，太陽光灑在破碎的教堂建築物，顯得格外有氛圍，周遭全是高樓大廈，這裡就像是不可侵犯的聖地，潔白純淨莫名有股神聖感，就如同澄泓一樣，如同國文課上的出於泥而不染，一直以來都是如此的存在，我的信仰……。

在我抬頭欣賞著壯麗的建築物時，我劇烈咳嗽而蹲了下來。

澄泓沒有關心我，而是自己走進了教堂裡，等到我恢復體力拖著身體進去時，我跪在了神像面前，那個在最接近神的地方。

「我知道這樣做是不對的，但是、如果可以決定自己的生死，可以決定自己的生活，我寧願就到這裡。」

「很抱歉我知道這樣做不對，但至少在最後一刻……。」

「我喜歡你……。」

「澄泓、如果你可以重新過一生你打算怎麼樣？」

「……我不會做什麼改變，就因為是這一生我才能遇見你，我最好的『朋友』。」

和煦的風吹進了只有兩人的教室，一個少年彎下腰湊近了趴在桌上的人，沒多久那人醒了，睜眼後的第一眼，一片櫻花花瓣飄過，他揉揉眼睛直起身。

兩人相視笑了。

如果有來生，我們……。

